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王静怡
田中海
海范
范小
天

卷卷卷卷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篇小说卷

I247.7
252
:24

王静怡卷
田中禾卷
海波卷
范小天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二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06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7290.00元(全七十六卷)



目 录

静如人生	(1)
进入	(95)
黑草	(207)
扑朔迷离	(313)

王
静
怡
卷

静如人生



出租车经过人民医院前的十字路口时，仿佛有种感应，陆霞楼扭头看了看医院门口，果然就见冯静如孤零零地站在那等车。恰好这时绿灯亮了，车子开动起来，让陆霞楼只来得及朝窗外挥了挥手，就眼睁睁看着冯静如也上了辆出租车。缩回手时，陆霞楼才发现伸出窗外使劲挥的是刚买的那束红玫瑰。

车开出一大截，陆霞楼还有些怔怔地，冯静如蛋青色连衫短裙里的身子似乎又瘦了几分，风吹着她的披肩直发，浑身上下透着清静灵醒，是那种用了心的素朴。手提包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你的玫瑰花应该不是送给我的吧？”是那种再熟不过的淡淡的口气。

陆霞楼无声地一笑：“刘书记在家休病假，去看一看。我以为你没看见我。”

“那大一把诱人的玫瑰，能不看见？拿玫瑰去看领导，当心得罪了领导夫人。”

“机关女士里领导夫人最放心的就是我。”陆霞楼听出冯静如淡漠里的酸意，口里没说心里却涌出些暖意，“今晚一块吃饭？我给你做点好吃的，看你又瘦了不少。”

“免了。这阵子我睡眠欠得太多，吃什么都没胃口。”



“肖尔纲这回手术怎样？明天该拆线了吧。”

“还好，医生说这次手术又可让他维持两三个月。这在肺癌病人里已是很少见的了。好了，你安心去看你的领导吧。”冯静如把电话关掉了。

关掉电话陆霞楼才想起还没有跟冯静如商量如何跟那小白脸打官司的事，又想还是再等几天，让冯静如休息休息。

冯家是独门独院的一幢小青砖楼，冯老教授冯紫汀曾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国内屈指可数的哲学史家，自然是这所全国知名学府的院宝级人物。房子是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这两年搞房改，由冯静如出钱替父亲买了下来。

小楼位于后院的专家区，白天这一片很僻静，夜里掌灯后各幢房子里的灯火在房前屋后疏疏密密的枝叶间泄漏，倒见出些无声的热闹。冯家的三女儿冯慧如今天难得回来了，小宝是最喜欢满姨的，此时两人正在冯慧如常常空着的房子里闹得像两姊妹。冯静如这半年来累得身心交瘁，加上天热，吃不下饭，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爱喝茶。白天在外面忙得顾不上，晚上从回家起却要喝一暖水瓶开水。此时冯静如站在阳台上喝着那有些烫人的热茶，看楼下院子里母亲柳梦兰在给一盆新移来



的米兰浇水。米兰是冯老先生一位几年不见的学生今天送来的，正开着满树的米色小花，冯静如不只是凭嗅觉感受着那袭人的馥郁。这院里种着的花花草草不下二十种，而母亲对新来的花草向来是格外呵护的。楼下客厅里的电视正放着新闻联播，冯老先生耳背，电视机的声音开得有些大。厨房里传来老阿姨很重的咳嗽声，说是这两天有些热伤风，冯静如白天还从医院给她开了些药回来。

冯静如突然想起两年前从深圳回来的那个傍晚，母亲也正是这样在院中浇着一盆新移来的龙舌兰。她在深圳有房子，有两套公寓，其中一套傍着海，但在深圳哪里去找这么粗大的樟树呢，这幢小楼的周围一共有九棵樟树，这是她从小就深爱的树。看到这些树，冯静如顿觉心头一爽，长久以来在外的躁熟悉被释去，母亲用那双她看不清却能感受到的慈爱的眼睛接纳了她，好像她早晨才出去。第二天冯静如骑着几年前上班曾骑过的旧自行车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比起深圳来，这里是乱了些旧了些，但她还能再在哪里找到这种亲切？

房间里的电话响了，不用接，冯静如就猜到是谁打来的。第二次手术后，肖尔纲只要是醒着，只要冯静如不在身边，就平均一个小时要给她通一次电话。一个男



人的意志要垮下来，也是很快的，冯静如还没法说清现在自己的感受。

却是田申和的电话，冯静如颇有些意外地沉默了一下。“只是打个电话向你问候，我回来只呆几天，看看母亲和孩子。”像是猜透了冯静如的心思，田申和说：“见到王秋莹，她刺我是来看你的，才知道肖尔纲的事，肺癌，是真的么？”

“嗯。”冯静如只淡淡应了声，她把要出来的叹息锁在喉头。这个男人，以前她在他面前是最无自制力的，现在她已很知道自持。

“我能帮你什么？”

“王秋莹对你怎样？”冯静如却不去回答他的问题。

“别傻了，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再沟通的。孩子有些孤僻，我想把他带到深圳去过暑假。”田申和的口气也开始变得平和。

“我是不可能离开肖尔纲的。”冯静如终于叹了口气，“我知道你的想法，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我想我也不可能跟你的。”

“不要去说以后的事，我希望你注意身体。”冯静如开始有些害怕田申和口气里的这种平和。

放下电话，冯静如觉得有些胸闷。她坐在床沿，看着窗前桌上那支已干硬了的画笔，心想该收拾收拾屋子



了，最好明天一拆完线就将肖尔纲接回来住一段，小宝早就吵着要爸爸回来了。

早上起来，冯静如将自己刻意收拾了一番，黑色真丝无袖短上衣，黑白隐格呈灰色的真丝盖脚长裙，站在镜子前，她想起陆霞楼说她的魔鬼身材，嘴角露出一丝笑纹。她大学上的是美术系，很知道如何来打扮自己，她的曲线和气质是属于成熟女人的韵味，但瘦瘦的身材和脸上的那种痴迷，又只是女孩子才有的，所以她一般情况下忌艳装，又开着这家美容按摩院，怕人把她看成那种轻佻女子。偶尔心情好，她也会将一些艳色夸张地搭配一下，自然是很抢眼，让她从镜中和别人的眼里感受到一种刺激，但那种情形是不多的。

美容院是开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的，确切地说是她在承包着这家酒店的美容院，一年向酒店交二十万。当然，这笔写在合同上的数目是不多的，她算了一下，一年总要出去个三十来万吧，她也乐得这样，也只有她能弄成这样了。让她欣慰的是美容院十几位两年前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姐已出落得很懂事，尤其是圆脸阿莲，陆霞楼一来就要赞叹她那双猫眼，说她接人待事很有乃师风。其实冯静如也没有怎么刻意地去教过她们，大概是身教胜于言教吧，两年了，算算她淡着脸说这话也是有回数的：“于我们这一行的，首先要自己不轻薄自己，



既不能冷淡了顾客，也不能让人轻薄，你们自己动脑子，该怎么把握。”

跨进美容院冯静如一眼就看见正舒适地陷在沙发里让阿莲修指甲的肖尔纯，她的眉头让人不易察觉地皱了皱，“我正要找你呢，你现在就去医院帮我张罗一下，收拾收拾。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再去，今天我想接尔纲回家。”

肖尔纯全不似她哥哥的沉稳，是时下长沙人称的那种“电打鬼”似的女孩子，整天神神颠颠的，全没有自己的主张。但现在这种社会，这种女孩往往还很能来事。“那我们什么时候张罗去跟那小白脸打官司的事？”肖尔纯不大乐意这位名份上早已不是嫂子却是绝对的嫂子给自己派的事。

“你先跟她们那几个商量一下，把他先骗出来见见我再说，我倒要先看看他当着我们几个的面怎么说。”冯静如有几分敷衍道。

好一阵才打发这位小姑娘走，趁着是早晨，还没来两个客人，阿莲就走过来轻轻说：“你这几天没来，沈老板天天从北京来电话。我告诉他你若是来的话，就在一早一晚，所以他每天这个时候来电话，只怕这阵子电话又要来了。”

“你没有告诉他我别的电话吧？”冯静如有些紧张。



“他问起过，我说你不让告诉他。”阿莲边说边对一个推门进来的客人做出微笑，迎身张罗去了。

沈和平，阿莲称沈老板的果然就来了电话。他是来做过洗面按摩的一位顾客，第一次来是在去年，店里生意正多，冯静如只好亲自动手。于是再来时就恰巧都是人多的时候，冯静如见他高高大大是个正经人的样子，渐渐地就处得有几分熟了，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和平。还是在深圳时，冯静如就看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他开着一家跨国大公司，这不是新闻，新闻的价值在于这家公司是他个人私营的，现在将这种公司称为民营企业。据沈和平说他在长沙本无什么大业务，但自此他却经常来，来了自然是下榻这家酒店，除了来美容院，他也常约冯静如去喝杯咖啡， he 自己是向来只喝茶的，喝那种其实茶叶很粗名字却叫得别致的“绿牡丹”。与冯静如在一起，他从没有轻薄之举，有一次还很认真地告诉冯静如，“我是一个粗人，吃过很多苦头，慢慢你就会知道的。”然后这个北方人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她说道：“会的。”

然而这个北方人沈和平近几个月却不见踪影了，正当冯静如将他忘得差不多时，却三天两头接到他从北京拨来的电话。冯静如用那种惯常的口气有一搭没一搭淡淡地与他聊着，有时却怎么也记不起他眼睛鼻子的模



样，冯静如想，这个沈和平怕也有四十五六了吧。

“阿莲说你的先生病了，又说是你过去的先生，早就不是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北方人在电话那头说。

“我们几年前离了婚，但这两年我们又常在一起，我有个六岁多的女儿，他是孩子的父亲。我只有过这一个先生。”冯静如慢慢地咬着字眼，语气有些沉沉哑哑的，她心里有些不痛快。

“你几天不来了，那位先生是不是病得很重？我这里却老是担着心，以为是你病了。”北方人倒没有注意到她的口气，他是真着急。冯静如的口气就好了些：“我倒没什么，他得的是肺癌，已经好几个月了。”

“哦？”北方人很有些意外，“现在是个什么情形了？”

“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上次手术后好了个把月，所以早几天快不行了，又动了次手术，现在情况还可以。”

“就这么一次次手术做下去？”

“这个样子就已经算是个特例了。只能如此了。”冯静如口气有些幽幽的，叹了口气。

“你的这位先生，”北方人有些迟疑，“是个有单位的人吧？”

“过去有过，后来去深圳办公司，就把单位给辞了。怎么了？”冯静如反问。



“没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医疗费怎么出。”

冯静如淡淡一笑，“他有积蓄的，有百把万吧，两次手术已花了近三十万。不过不要紧，我在深圳还有两套房子。”

“你可是还有个六岁的女儿。”

冯静如突然觉得很无聊，口气里就有几分焦躁，“谢谢你的关心，我想我会为我女儿打算。”

放下电话，冯静如将心冷了冷想：做生意的人，终究是很实际的。

陆霞楼这两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看着七千美金丢进水里血本无归，这可是她给儿子积蓄的钱，一想到这里，她便对那个叫熊斌的小白脸恨得直咬牙。想想她也恐怕只有靠冯静如了，但她实在想不出冯静如会有什么办法，不过，看冯静如那淡淡的神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她倒宁愿相信冯静如会有办法。

吃过晚饭，检查完儿子的作业，陆霞楼又正要陷入苦恼之中，恰好王秋莹来了。王秋莹着一身碎花裙裤，平心而论，还是很有一番风韵的。当年陆霞楼、王秋莹、冯青如三人一起同学、下乡做知青时，王秋莹是生产队员们公认的美人，田申和就是那时候爱上王秋莹的，那时他是知青队的队长。说也奇怪，尽管后来田申



王静怡卷

和追随冯青如的妹妹冯静如去了深圳，与王秋莹离了婚，而陆霞楼又明摆着与冯静如交往很深，王秋莹仍与陆霞楼常有来往，一来两人住得很近，二来儿子们是要好的同学，三来王秋莹知根知底的朋友，也只剩陆霞楼这一个了。

说起来王秋莹还帮陆霞楼发过一笔不小的财。

王秋莹原来在工商银行上班，后来调到了证券交易所。当初，陆霞楼就是经了王秋莹的手将六万元存款在工商银行存了五年定期的。那时陆霞楼无不凄凉地说：“这可是我二十多年的积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雷子就指望着这笔钱了。”那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物价波动水平，发布的最高保值贴补率达14%，加上12%的银行存款利率，算下来五年以后也可拿到十三万多了。

没想到今年二月份保值贴补率就取消了，这等于让陆霞楼一下子要少拿好几万。其时王秋莹已调到了证券交易所，记得三月份时王秋莹就给她打招呼，动员她用她嫂子的名义买股票，说取消保值贴补率对于股市是利好消息，股市肯定会有大行情。又说银行存款利率也会降低的。

陆霞楼父母兄长早逝，只剩下一个嫂子算是最亲的人了，国家又不允许公务员炒股，要买股票，当然只有



用这个老嫂子的名义了。

果然，四月份新闻联播就宣布了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消息。

有一夜，王秋莹在陆霞楼家苦劝她去炒股。“你看，国家一再降息用心已是很明显了，现在物资供应不错，人民也不缺什么，钱不存在银行，老百姓也不会像些年那样去哄抢什么，那么就只有去投资了。手上的钱并不多，直接投资找谁去？谁也不知谁的根底，于是大家就都会想到间接投资——炒股。我就知道，国家现在对国有大企业股票上市政策放得很松，一方面给他们固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也提供条件让他们上市股票，间接融资。说到底，还是用老百姓的钱去给国家做事。”

陆霞楼睁大眼睛认真听着，她想王秋莹到底是在电大拿了张经济管理文凭的，比起当初一起下乡的水平来，硬是要刮目相看了。

“你这一套一套的，我都快听不懂了。”她说。

王秋莹倒显出几分不自在，“你拿我开心吧，一起回城的，你现在是大编辑，高级职称；冯青如更不得了，去了美国，当博士、做教授。”

“你说的听起来都是那么回事，可这炒股怎么着还是需要勇气的，不是有人说你们那证券交易所是万人坑么。”陆霞楼还有一句话没有出来，“我这可是攒了二十